

《南京，南京》，应是绿肥红瘦

在我年少时，偶然看到篇文章，该文提到，嘲笑他人只能算作讽刺，真正的幽默要具备自嘲精神，这段话戕害了我很多年。幽默这两个字，曾是一代男子汉的标准，为让自己变得幽默，我养成自嘲习惯，有事没事，人前背后，能抓到拿自己开涮的机会，绝不轻易放过，一来二去，几度风雨，结果竟成了瘾，每天不三省吾身，几乎无法好好过日子。

幽默是个外来名词，在林语堂老先生译出该名词前，自嘲在中华民族中就存在了几千年。唐早期的武德年间，夏王窦建德在虎牢关兵败后，面对胜利者的质询，他有句著名的自嘲，大概意思是，我要亲自送上门来，就要麻烦您远行几千里去收拾我，那给您添了多少麻烦啊。常胜将军李世民无法理解窦式自嘲，于是窦建德被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成王败寇，自

嘲只属于失败者的专利，即便在当代，在我们目前这个盛世年华，胜利者的自嘲依旧可遇而不可得，就拿抗日战争而言，在美国关于二战，有主旋律的颂歌，也有《二十二条军规》这样的不和谐音。

对于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在我们脑中，早已形成了定式，我们从小接受过太多教育，众多抗日电影，众多现场照片，在我们心中，有张重油画彩的日本大白脸。天长日久的灌输，已经让我们放弃了深层思考，而只保存了悲愤，这唯一的情绪。也因为悲愤情绪的独一性，让我们排斥了更深层的反思，譬如在大屠杀时候，为什么国人选择不抵抗，其中的心理原因，我从未看过任何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在八十年代时，日本政府希望与中国联手，调查南京大屠杀的确切人数，据说遭到了拒绝，由此给了日本

右翼许多口舌。

最近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上映，我留心了评论，发现很多孩子的留言表现得非常激愤，他们的激愤并非针对屠城，却因为导演使用日本人的视角切入电影。少许表现出人性，这些善良的孩子就无法接受，事实上即使是战争，人性依然会存在，德国的拉贝先生身为纳粹，保护了很多中国人，同样在日本，也有石川达三这样的作家，用十天时间写成了《活着的士兵》一书，这本反战作品让作者换来了四个月的刑期，但也体现出人文主义的光辉。在一个群体中，即使貌似铁板一块，依旧会有独特的个体，可是我们很多年轻人，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无法接受，他们只需感官享受，把脑子中的暴力重现，然后高呼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伦理逻辑病

中国人不讲逻辑吗？不是，中国人自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就是伦理逻辑先以一个道德评价开门见山，而后再讲此判断（评价）与一般逻辑结合，从而产生出另一个独特的判断（即由道德评价而来的推论）。这个道德评价与那个独特判断在内容上相去愈远，则越显得伦理逻辑是那么的精彩。

如：对中医的态度。

因为中医能治好病，所以是科学的。这个判断实则可分为两部分。一是道德判断，它能治好病，对人有好处，好啊。二是实用逻辑判断，就是把对人有利的好的东西归入科学的范畴，中医因而一定是科学的，而科学就是对人有用的万金油。但是否能治好病与是否科学，其实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前者不是后者的充分条件。能治好病的不一定是科学，或者说，对人有利的不一定是科学。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风水。因为风水这个理论是中国人长期于自然环境中建造房屋并居住而提炼出来的，自然能很好地解释环境和人自身的居住感受。所谓实践出真知，但这样的真知不一定是科学。

中医也同样，因而可以说它是外科学，也就是居于科学之外但能很好地解释世界的学问。

但若说“中医能治好病，所以是科学”，则着实陷入了伦理逻辑的怪圈。这样的思维还隐含着如此的逻辑，即：中医是（对人）好的，科学是（对人）好的，两好并一好，中医就成了科学。

再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这个论断确实挺奇怪的，但听起来又很像那么回事儿。这个说法其实是来自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逻辑是只有修身，才能齐家；只有齐家，才能治国；只有治国，才能平天下。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一种修身手段，却能直指天下了。

这里的伦理逻辑呈现出自身繁衍的特质。为什么只有修身，才能齐家呢？又为什么只有齐家，才能治国呢？更为什么只有治国，才能平天下呢？其实没什么必然的道理，只是暗含了中国伦常的根本：如何做人。一个人要练神功，必先自官；自官完毕，可练神功。只有齐家，才能治国，可见没结婚的人是不能当大官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原本都是单独的学问，可在儒家看来是一以贯之的。世间学问就是做人二字，岂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

更如，对汉奸的判定。

中国人对汉奸的判定也很有意思，这个词儿和“婊子”对人身的侮辱差不多。说一个人婊子不需要啥证据，说一个人汉奸一样可以脱口而出。汉奸一词我在前面的细节谈到过了，这里却想运用伦理逻辑的方法来分析一番。

汉奸真是多啊。剃发留辫子的是汉奸（后来全中国人都留了辫子也就没人说别人是汉奸了），签不平等条约的是汉奸，曲线救国的是汉奸，买个日货是汉奸，如今连去趟家乐福也成了暂时的汉奸。汉奸遍地啊，一块板儿砖砸下来，受伤的绝对是这种人。

你骂我汉奸，我也骂你汉奸。说人汉奸，需要证据吗？需要，名不正则言不顺嘛，当然需要喽。但也不需要什么，如今超市商场专卖店林立，谁没到里面买过洋货呢。买过，好，你就是潜在的汉奸。哪天这个洋品牌的所在国对中国不好了，你就是汉奸了。难道你还要拿着发票去找人家说，瞧，我这是在之前买的。人家一样会说，汉奸可以被追认的。你大为不满，也有些自责，只好对洋货再行检视，却发现一行小字，就笑了，上写：Made In China。

到底何为汉奸？我想，仅仅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指的是出卖汉民族（或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人。至于何为出卖民族利益，大的利益被出卖很明显自然容易分辨，比如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汪精卫投靠日本，而很多小的方面却不那么容易把握。

在一些小事上指人为汉奸，就容易陷入荒谬。而这样的荒谬，源于汉奸思维的混乱。其中，还是伦理逻辑在作祟。

青年学者

● malingcat

茶叶那些事儿

办公室里总有茶叶储备，有的是领导们“赏”的，有的是老老师们“捐”的，有的是睦邻单位们“送”的，偶尔也有个别家在茶叶产地的学生，诚恳地说，就一点茶叶而已，您就收下吧——我面皮薄，不想因为一盒茶叶和人家推来搡去的，也就收了。这些绿茶、花茶、红茶、白茶、乌龙茶，全都堆放在橱子的固定一格，和大盒雀巢速溶咖啡、大盒立顿红茶、五十一组的一次性纸杯摆在一处，谁想喝什么自便，有“单位”的豪迈气魄。

应季，这一阵子，办公室里的“龙井”来势凶猛，不是“明前”起码也是“雨前”。前几年风俗，“龙井”送来的时候，着装华丽，大盒子套着小盒子，龙纹凤藻的，堂皇而恶俗。今年有了新气象，流行很潦草的锡纸包装，说是直接来自茶园的。管它，我一视同

仁地把它当作“绿茶”——我们这里一不能替人消灾，二不能为人办事，倘若收到产自西湖边龙井村的“龙井新茶”，那才是咄咄怪事。往最好想了，来自龙井新产地的“新龙井茶”，那就不错。

茶事上我比较悲观。自己花个几十万去买一斤“狮峰龙井”？别说没钱，有钱我也不干。寄望于“混出来”以后收受贿赂？胆小，不敢。看来只能等待机缘喝喝蹭茶了，像刘姥姥借贾母的光尝了口梳翠庵牌的老君眉。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让我这样的外行喝了“千红一窟”，估计我也品不出个所以然来。免了罢。

茶本俗事，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以牛饮的大碗茶，生津止渴，人人可以喝得。天公作美，各地几乎都有各地的茶，苞谷和黄豆都可

以当茶，有一种很民主的气息。甚至于“禅茶一味”，也是从家常处寻破解，人家赵州禅师说“吃茶去”，可没说“吃某某茶去”。都是名士伙着富贵人 make 风雅，还有商人周旋于中，外加那个很封建的“贡茶体系”，让茶香沾染了铜臭气和腐朽气。而今，茶道这东西快沦为旅游项目中的美女表演了，“和静清寂”？没了。闻说现在的“好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送”的。最顶级的茶，来自几棵茶树上的，几十万上百万一斤的，乃是用来“特供”的。特供给谁？你可别打听。次一点的茶田，也被大企业大机关包得差不多了，成了“某某某茶文化基地”。

一堆嫩茶叶子，让大家起了这么多分别心。单纯的茶事，变得“事儿事儿的”。顿足三叹。

琐碎生活

● 黎戈

枕头的学问

最著名的枕头，当然是《枕中记》里那个。赶路的书生，蒙老道热情招待，俯就枕头时，发现枕头上的孔越来越大，渐渐恍惚，身入其中，做了一枕黄粱好梦。象我这样专好留连细节的人，就一直在琢磨那枕上的洞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因为书生用的是磁枕，为了防止箱体在烧制过程中受热变形，一般会预留两个小孔在枕侧。后来读笔记小说读多了，发现五代和唐宋之人，多用硬枕。瓷质居多，所谓“残梦不成离玉枕”“玉枕钗声碎”，指的都是瓷枕。因为古代女人就寝时，会松松的挽个睡髻，上插金钗，金钗和玉枕皆硬物，相撞时才会“钗声碎”“敲着枕函声”什么的。当然，枕头上的动作，直接造就了这些活跃的声效，所以，它也是有性暗示的。而且，比什么“尽君一夕欢”“时间款款娇声”要含蓄隐晦的多。

一直在想，古代人好象都不怎么畏寒似的，你想想杜甫白居易他们，结庐造屋，都是木头墙体，茅草顶。顶多拦一道屏风，挂一个竹帘。后来看资料说，唐代时，全球气候是偏暖的。气温远高于今时。啊，这才明白，老杜

老白他们为什么好瓷枕，竹枕，石枕——有种石枕是桃花石做的，上有天然石纹，隐约如花瓣坠于春风，这个意象真是太诗情了。到了明清，士大夫阶层的享乐要精致的多，你看史湘云醉卧花荫的芍药枕，还有宝玉用的那个。填塞了各类干花瓣，枕上无甚奇特，内里落英缤纷。芳气满闲轩，枕上好梦成。呵呵。至于用干茶叶填制的枕头是自古就有，其功效雷同于李时珍所倡导的决明子枕头，就是至老明目什么的。其他植物参与的枕头还有：清热凉血的鸡冠花，补肝肾的女贞，舒缓神经的薰衣草，毋论其药效大小，它们都好算是一种积极养生，向光的生活态度。

还有一种枕头取向，类似于精神养生，比如文震亨的“书枕”，用纸三大卷，状如碗，品字相叠，束缚成枕。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此人，士子味道太浓稠了，文章架子也大。这种“书枕”固然风雅，但是，能舒服么？我自己用过一个硬枕是荞麦芯的，触感生硬略罪人。不管它宣称有什么明目助眠之功效，我也把它直接改制成靠枕了，这下化劣势为优势，它的生硬，摇

身一变成硬朗，躺着歪着靠着，皆有所恃。呵呵。还给爸爸买过磁石枕，后来，他老人家的肩周炎确实治愈了，可是又得了眩晕症。因为硬枕老空悬着头的缘故。再后来，这个功过皆半的家伙，被我们塞进衣橱里，永不见天日了。

这些也罢，居然还有一种枕头，是专为与肉体的软弱求安对抗的，比如北宋的司马光同志，用一个小圆木作枕头，睡觉时，只要稍动一下，头从枕上滑落，便立即惊醒，醒之后发奋继续读书，他把这个枕头取名为“警枕”，这种行为艺术，与头悬梁，锥刺股，是一个系列的。即以身体自虐的方式，来谋得学习的积极性。个人觉得还是李渔的态度比较切实，且顾及身体舒适度。“爱精美者，一物不使稍污。夏凉冬暖即可。”是是，我不停的点头。洁净，素朴，简静，耐用，纯棉质地，触感柔软，带着亲切的体味。我对枕头的要求，和对男人差不多。想起来有个希腊女人，思路估计和我是重叠的，把枕头设计成了一个男人的臂弯。想想看，孤身返家的冬夜，如有此物为伴，其滋味如何？